

樊建川： 倾心挽留历史的背影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岳崑 梁昆

最大的成就和幸福。在樊建川心里，为博物馆而死，是他人生家。很多人说他「傻」，但他却一直沉醉。馆聚落，并决意身后将其全部捐赠给国家。他心血砸进一个占地五百亩的「民间博物馆」，他是房地产大亨，他将数亿资产和全



樊建川与建川博物馆的抗日名将雕塑在一起。

没想到11月初的成都已经很冷，远郊安仁古镇的风还有一点冽。像风一样走过来的樊建川先生，伸手相握的瞬间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——沉静的外表，火热的内心。

就在这之前，我们的视觉和心灵刚受到一次“冷酷”的冲击：残破斑驳的血衣、留着弹孔的钢盔、冰冷的侵华纪念章、老照片里一名无名战士阵亡时年轻的脸庞、战士奔赴战场前阿妹送的刺有“努力杀敌”的绣花荷包……在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抗战馆，每一个深含创意与情思的陈列细节，不知不觉中会让你心口冷得发紧；会让你眼里涌出泪水；会敲醒你脑海里睡去的记忆。

我们不得不对这间博物馆的主人——樊建川肃然起敬。想到在这个繁华喧闹的花花世界有一个人在真诚地拾拣历史、传播历史，有一个人尽其所有、倾其心血去珍藏那一段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，你的心里就会觉得挺温暖。

简单——睿智

由樊建川自筹自建而建川博物馆聚落，2005年开馆，震惊全国。许多人看后很兴奋，说它有特色、有内容、有品位。但更多的人不理解，樊建川把辛辛苦苦挣来的亿万家产全部砸进“民间博物馆”这个无底洞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

其实樊建川的思路非常简单。

因为父亲是名抗战老兵，樊建川有很浓重的抗战情结。53岁的樊建川，9岁起就开始收集抗战藏品，一直痴迷到今天。

他当过知青，当过兵，22岁考学深造，两年后毕业任教，34岁当上宜宾市常务副市长。但搞收藏需要找钱呀，何况他的家已经容纳不下林林总总的藏品了。要换更大的屋子，要把这些东西晒给更多的人看，那就更要找钱了。所以36岁那年，他毅然辞官，到省城成都打工。

又一年，他创办了“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”，成了一个房地产商。之后他挣了钱、上了榜，自然就有条件全身心地投入他心目中的那个博物馆了。

眼前的樊建川有军人的体魄、商人的机智、文人的思想。他的人生故事很丰富，但主题非常集中，一切围绕着一个简单而又纯真的理念：为了和平，收藏战争；为了未来，收藏教训；为了民族，收藏传统。

樊建川的人生信条也很简单。他说，人最重要的东西有两个：一个是命，一个是背包。乞丐的背包是空空行囊，富翁的背包是万贯家产。可谁都一样，人死了，背包就都抛掉了。在他而言，博物馆就是他的背包，他死后，就全部交给国家。

以前有很多人说樊建川“瓜”（四川话“傻”的意思），因为博物馆做出来是“死”的——社会效益好，经济效益差。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樊建川的野心。建成5年来，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拥有了10个展馆，光展馆和配套等硬件设施就投进了几亿资金。樊建川的近期目标是投资达到10亿元，扩展到15个展馆，他的远期目标是建100座博物馆。他要的绝不只是维持生计，他在意的是能不能吸引和打动观众，他尊重观众的选择权，所以他建博物馆要的不是世界“一流”，而是世界“第一”。

“谁比我更幸福。”樊建川想过，人生短暂，但他建的博物馆可以活100年、1000年，那是生命的又一形式。

而他的玩法不是疲于建一个又一个博物馆，他要成为博物馆提供商，将来卖的不仅是一两个博物馆，而是博物馆的策划、立项、建设以及管理。

他这样的人，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。他是个商人，但他懂历史、懂文化，还懂艺术、装修、设计。他还会和政府部门打交道。

就这样，樊建川把自己的爱好与事业完美地契合了。这当中所包含的智慧，早已超越了他当年找钱的智慧。

冷骨——热血

樊建川认为上世纪有三件大事值得铭记——“抗日”、“大饥荒”、“文革”。铭记的最佳载体无疑是带有时代痕迹的藏品。

在过去，樊建川的许多想法是行不通的，比如他建抗俘（抗战俘虏）馆。中国传统文化排斥俘虏、厌恶俘虏，因为俘虏是既未成功也未成仁的“瓦全者”。

樊建川初识俘虏一词竟来自小伙伴揭露“家丑”。上小学时，樊建川与伙伴发生争执，占下风的伙伴抛出克敌制胜的杀手锏——“你爸爸是个俘虏兵”。樊建川愣了，后问父亲，父亲避而不谈。“我13岁在国民党军队服役，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。”父亲百谈不厌的是在解放战争中立功并成长为炮兵连长，参加过开国大典检阅，还赴朝3年抗美援朝。樊建川猜想父亲在以亮点掩盖“污点”。然而，父亲头上诸多光环难抵俘虏兵这一紧箍咒。历次运动，这个殃及全家的历史符咒伴随樊建川长大。

1979年，樊建川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。战友们议论：“如果被俘怎么办？”剃了光头的樊建川脱口即出“自杀”。他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背人负责己责的历史包袱。

但2000年，樊建川开始赴日收集抗战资料，为抗俘正名——他们也是血肉长城的一部分。

他收得很细很多，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。日本有关方面发话，如果有一个叫樊建川的中国人来收日战资料，不要卖给他。这，当然冻结不了樊建川的一腔热血，也对付不了樊建川的智商，他只需多花一点钱，就能委托别人帮他收遍日本能收的角落。



建川抗俘馆内收藏的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女战士成本华的照片

他精心设计的抗俘馆，外形阴森的高墙犹如监狱，象征身与心的监禁。馆内温度、灯光、材料组合营造出集中营氛围。有一组女抗俘照片。其中有1939年5月在汉口被俘的6位女护士，有在山西正太县奥平山附近日军逮捕的共产党姐妹花。而那张“在庐山被俘的姚英”，图上姚英身上斜挂长枪，枪托向上。这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武装。另一张“中国女童子军成本华”照片上，成本华双手交握胸前，头发零乱，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，颈上两根细绳，身后是4个嬉笑的持枪日军。据资料：成本华在坚守安徽省和县城门时被捕后从容赴死，时年20岁。

樊建川希望抗俘馆是一个让日本人看了心服口服的馆藏。馆里的留言簿上，有这样的留言：“真实”，“震惊”，“美国国民视在伊拉克被俘的美国军人为英雄，同样，抗俘亦英雄”。

几经周折“开张”的国民党抗战馆，是樊建川又一震撼国人的杰作。该馆入口廊道两侧，集体悬挂着257位在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领遗像，用四川话讲，这些“先人板板”，同样展示着民族的忠骨，理当永远高高在上。

正视历史、包容历史，使建川博物馆闪烁着人性的光辉。

执着——超脱

采访樊建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他太忙。员工们说，从文物、装修、陈列到找钱，博物馆离了樊建川就干不下去。虽然忙碌，但樊建川觉得很幸福。他说，他的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非常有意义。

文物是自己买，土地是自己买，建馆资金是自筹。现在，建川博物馆聚落的馆藏共800万余件，国家一级文物121件。他还在扩建，还在找钱。

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做博物馆的。但这样的热情能坚持多久？

“这取决于我做这件事的快乐有多少？”樊建川对自己遇到的困难轻描淡写，“所有困难与我享受到的喜悦比，微不足道。”他说，搞博物馆，对他个人来说价值就在“快乐”两个字上。狭意而言，他是为做“敲警钟”的博物馆而快乐；广义而言，他是为传承文化，为人们修建对天灾与人祸的认识和观念而快乐。

40多年前，樊建川的收藏仅为个人癖好。如今，他的收藏由个人之好升华为国家之安。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他从没想过放弃。

在樊建川心里，当兵的死在战场上是最幸福的，为博物馆而死，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和幸福。

今天的建川博物馆，不仅是展示历史的地方，也时常是安仁镇当地居民集体活动、公共娱乐健身的场所。员工们说，樊馆长乐于分享他的财富和他的思想。

在建川博物馆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一份公证书。那是樊建川决定死后将“建川博物馆聚落”全部捐赠给国家的公证。

之所以有这一份超脱，樊建川是这样想的：我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和最精彩的年代，我感恩这个时代，我应该回报这个社会。我捐赠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孩子、一所学校；我认为，最大的救人，是开启民族的民智。■